



柔情似水，怎敌王图霸业；佳期如梦，怎敌血海深仇；情易舍，心难留，花朝月夜，转眼便成指间沙，不如生生世世，两两相忘，且归去，看青山隐隐，流水迢迢，望断天涯。

流水迢迢

2 LIUSHUI TIAOTIAO

流水三部曲

箫楼

最有望冲冠的晋江超人气大作 最惊艳的古典虐恋言情奇葩
连续六月占据晋江总分榜第二名 势如流水 无人可挡
彩虹堂年度巨献 华美“流水三部曲”完·美·收·官

初出江湖的小女子，心系庙堂之高的相爷，背负血海深仇的教主，
共谱一曲绝世爱恋，上天注定的纠缠，何去何从？

珠海出版社

陈鹤良书画作品集



流水迢迢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水迢迢. 2 / 箫楼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453-0167-0

I. 流… II. 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4429 号

流水迢迢

◎箫楼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特约编辑: 冉 苒

装帧设计: 棱角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hs.net

E-mail: zhchs@zhch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44.5 字数: 9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167-0

定 价: 57.6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三十三章·宇文景伦·001

第三十四章·闻弦知意·011

第三十五章·棋逢对手·021

第三十六章·牙璋铁骑·031

第三十七章·白袍银枪·044

第三十八章·忍辱负重·055

第三十九章·我心悠悠·064

第四十章·势如破竹·075

第四十一章·乡关何处·086

第四十二章·伤心碧血·098

第四十三章·点滴在心·108

第四十四章·旧痕新恨·120

第四十五章·桥头相会·132

第四十六章·剑鼎生辉·148

第四十七章·相思成疫·160

第四十八章·情定月湖·170

第四十九章·衣白桃红·180



目录
Contents 1



第五十章·情似流水·192
第五十一章·花朝月夜·204
第五十二章·寒光铁衣·216
第五十三章·花开并蒂·225
第五十四章·暗渡陈仓·237
第五十五章·凯歌高奏·251
第五十六章·假面真心·261
第五十七章·风云突变·273
第五十八章·波谲云诡·284
第五十九章·孤注一掷·295
第六十章·生死契阔·306
第六十一章·凤凰涅槃·316
第六十二章·尘埃落定·325
第六十三章·故人长绝·338
尾声·351



目录
cOntents 2



黄昏时分，暮霭低沉，氤氲朦胧。长风徐来，夹着河水的湿润气息，拂人衣襟。

易寒负手立于涓水河畔，身后河岸的高坡处是己方接天的营帐，而河对面，是华朝守军的军营。河面上，随风轻漾的，则是双方对峙数日的高桅战船。

脚步声急响，宣王随从过来，行礼道：“易将军，王爷请您过去。”

易寒低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转身步向高坡。甫到坡顶，便听得下方树林旁传来震天的欢呼声。

一道银色身影在人群中纵跃，随着他一纵一跃之势，手中刀鞘有若飞鹰展翅，拍起一波波劲气，激得他身边的桓兵纷纷避退。有数十人合成一团挺枪刺向这银甲人，却听得他大喝一声，身形急旋，刀鞘随着他精奇的步法，格开这十余人手中的长枪。

他突到最后一人身前，右足劲踢，那名桓兵向外跌倒，银甲人突出缺口，再喝一声，刀鞘迸上半空，他横手握刀，刀气轰向地面，黄泥和着草屑纷飞，再有十余人向后跌倒。

银甲人一声长笑，宝刀套入落下来的刀鞘之中。他左手握上刀鞘，右手取下头上银色盔帽，身形凝然如山，更显轩梧英伟，朗声笑道：“还有谁不服气的？”

桓军将士们发出震天的喝彩声，易寒微笑着走近，银甲人转身看见，笑道：“先生来得正好，还请先生指点景伦一二。”

易寒微微一笑：“不敢，王爷刀法已届大成，无须易寒赘言。”

宣王宇文景伦将手中宝刀掷给随从，与易寒并肩向大帐走去，桓国将士望着二人身影，均露出崇慕的神情。

宇文景伦除去银甲，二人在几前盘膝坐下。宇文景伦道：“这南国的春季，太过潮湿，黏得人提不起精神，将士们多不适应，若不活动活动，只怕会生锈。”

“是。”易寒道，“所以我们得赶在春汛之前渡过涓水河，只要能拿下东莱，在涓水河以南便有了立足之地。”

一人掀帘进来，宇文景伦和声道：“滕先生快来一起参详。”

军师滕瑞微笑着坐下：“最重要的，还得趁王朗未从娄山赶回来之前下手。”

他从袖中取出一份密报递给宇文景伦，宇文景伦展开细看，冷笑一声：“华朝是不是无人可用，又将王朗往回调，裴琰的伤真的就这么重？”

易寒眉毛微微抖了一下，淡淡道：“王爷想和裴琰交手，只要能拿下东莱，打到河西，他爬都要爬过来。”

宇文景伦一笑：“他现在不来也好，等我把王朗干掉，再与他在战场上一较高低。那年成郡一战，我在西线，没能与他交锋，一大憾事。”

滕瑞正容道：“王爷，王朗也不可小看。”

“嗯，我心中有数。王朗也是沙场老将，按这密报时间来算，他最快也得三日后才能赶到东莱，咱们就要趁他未到之前，渡过涓水河，攻下东莱。”

滕瑞取过地形图展开，宇文景伦这几日来早看得烂熟，沉吟道：“看来骑兵不能用了。”

“过了涓水河，便是山陵地形，不比我们打成郡和鄂州。”

“幸得有滕先生相助，这水兵和步兵咱们也不比华朝差了。”宇文景伦叹道，“武有易先生，文有滕先生，二位文武益彰，辅佐于景伦，景伦真是三生有幸！”

易寒与滕瑞忙齐施礼：“王爷过奖。”

宇文景伦抬手虚扶，三人目光重新凝在地形图上。滕瑞指向涓水河上游某处标记：“二十年前，我曾经过此处，如果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可从这里突破，骑兵还是可以派上大用场。”

见宇文景伦抬头，目光中充满征询之意，滕瑞微笑道：“今夜月光极佳，不知王爷愿做一回探子？”

宇文景伦站起身来，目光锐利，望向帐外：“景伦最大的心愿，便是要踏遍这华朝每一寸土地。”

月朗星稀，涓水河在月光下，波光盈闪，越显秀美蜿蜒。

宇文景伦估摸着已到了滕军师所说之处，便翻身下马。滕瑞走过来，用马鞭指向前方：“大概还有半里路。”

“走吧。”宇文景伦将马绳丢给随从，负手前行。

无涯无际的寂静笼罩着涓水河两岸，众人踩在河岸的草地上，夜风徐来，吹散了几分湿意。

宇文景伦顿觉神清气爽，笑道：“这两年老是憋在上京，都快憋出病来了。”

滕瑞对他知之甚深，微微一笑：“想来薄云山还是王爷的知音，知王爷憋得难受，让王爷来吹吹这涓水河畔的春风。”

宇文景伦望向滕瑞：“滕先生二十年来过此处？”

“是，我当年学得一身艺业，却恪于师命，无用武之地，便游历天下，沿这涓水河走



过一遭，至今还有些印象。”滕瑞清俊的眉眼隐带惆怅，“当年也是这个季节，春光极好，我在这处弹剑而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恍若隔世。”

宇文景伦叹道：“这南国风光确是极佳，若是能拿下华朝，真想请父皇在这片疆土上走一走，看一看，唉——”

易寒心中暗叹，他知宇文景伦素仰华朝文化，也早有经世济民、统一天下之志，更一直致力于在国内推行儒家经学，希望能通过改革，去除桓国游牧民族的陋习，繁荣桓国经济。但其毕竟只是一个二皇子，受到太子一派的极力倾轧，空有雄心壮志却无从施展。皇上纵是有些偏爱于他，但受权贵们的影响，也对他的革议多有搁置。此次借东朝内乱，宇文景伦终得重掌兵权，策十五万大军南下，若能战胜，他便有机会一展抱负，可若是战败，只怕——

滕瑞微笑着：“王爷志存高远，现下华朝内乱，是难得的契机，定是上天眷顾，让王爷伟业得成。”

“是。”宇文景伦在河边停下脚步，负手而立，望向苍茫夜空，“虽说治乱兴衰，自有天定。但我宇文景伦定要在这乱局之中搏一搏，会会华朝的英雄豪杰，看看谁才是这天下的强者，谁能一统江山，万民归心！”

易寒与滕瑞互望一眼，俱各从对方眼中看到欣慰之意，眼前的年轻男子充满自信，豪俊不凡，有着一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令人心折。

滕瑞走向前方河边的一处密林，用脚踩了踩地面，回头笑道：“天助我军。”

宇文景伦步上前去，蹲下细看，又用手按了按，望向涓水河面：“难道，这河床——”

“不错，涓水河沿这鄂州全线，俱是极深的烂泥，无法下桩。唯独此处，河床是较硬的土质，而且河床较高，只要打下木桩，架起浮桥，骑兵便可过河。”

宇文景伦道：“为什么会这样？华朝无人知道吗？”

滕瑞知他心思向来缜密，必要弄清楚成因，才会决定下步计策，微笑着：“约六十年前，鄂州与东莱两地的百姓，决定在这处建一堤坝，以便早蓄涝排。趁着某年冬旱，水位较低，两地派出水工选址，建了最初步的土基，但又因为工银的问题搁置了下来。过了几年鄂州东莱春涝，遇上大洪灾，百姓流离失所，存活下来的当地百姓少之又少，再也无人提起。又过去了这么多年，土基埋在河底，当是无人再知此事。”

他又道：“华朝军队只驻防在赤石渡，而这处少人巡访，由此可知，他们尚以为我们只能以战船过河，没办法于短时间内在其余河段搭桥铺路。”

宇文景伦却有疑问：“此处河床较硬，能不能打入木桩？还有，能不能抢在一夜之内搭好浮桥？”

“当年只是用稍硬一些的泥土和着小碎石加固垫高了一下河床，我们在木桩的外面套上一层铁镣，便可钉入河床。此处河面狭窄，也是当年选址建坝的主要原因，所以抓紧一些，多派些士兵前来打桩，再架浮桥，估计大半夜工夫，能成。”

易寒点头道：“我们虚张声势，装作要从赤石渡进攻，吸引华军全部主力，再派一些

水性好、武功高强的飞狼营士兵潜到对岸，干掉可能前来巡访的华军，估计能成。”

宇文景伦将手一合：“好！华军以为我们要从赤石渡以水军发动进攻，我们就偏从这处过骑兵，然后火烧连营，让他们腹背受敌！”

驻守涓水河以南的华朝军队，由成郡退下来的三万长风骑，和原鄂州、郁州、巩安一带的残兵，及临时从东莱、河西赶来的援兵组成，共计八万人马。

桓国铁骑攻破成郡，一路南下，鄂州等地也相继被攻下，华军们节节败退，直至退至涓水河以南，方得暂时的喘息。

夕阳西下，长风骑副将田策体格粗壮，身形魁梧，眼神利如鹰隼，立于哨台上。看到对岸战船旌旗飘扬，桓军相继登船，船头盔甲明晃晃一片，心中暗自思忖。

他下得哨台，东莱驻军统领邢公卿大步走了过来：“田将军，他们又打起来了，咱们得去劝劝。”

田策心中惦记着宁剑瑜的嘱咐，微笑道：“邢将军，这架是不好劝的，搞不好还惹火烧身。我看桓国人似是有异动，只怕今晚发动进攻。”

邢公卿语带不屑：“桓国人要和我们打水仗，那是弃长取短。咱们东莱的水师可不是吃素的。”

他将田策一拉：“鄂州和巩安的互相指责，现在动了刀子，你是这里军职最高的，可不能不管。”

田策心中暗骂：你这个邢包子，叫我接这个烫手山芋，好向你家主子邀功，当我不知？！他苦笑道：“怎么管？刘副将的师兄死在谢副将师叔刀下，这仇恨，怕不是我们能够化解的。”又道，“连议事堂出面，都没能调停好，我们就一边看着吧。”

邢公卿叹道：“可这样下去，只怕桓国人没打过来，自家倒先斗得血流成河了。”

田策眼光扫过对岸，灵机一动，沉吟道：“既是如此，我就去调停调停，但这二位手下众多，我得带些人马过去。这里就交给邢统领，桓国人若是攻过来了，邢统领就号通知，我再赶过来。”

邢公卿心中暗乐，忙道：“田将军快去快回。”

滕瑞早看好了星象，自是选了云层厚重、星月皆隐的今夜发动进攻。

眼见战船驶向对岸，易寒面有疑虑之色，宇文景伦笑道：“易先生有话请说。”

“王爷，恕易寒多嘴，滕瑞终非我——”

宇文景伦右手轻举，止住易寒的话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负手前行，叹道，“五年前，我在上京偶遇滕瑞，便将他引入王府，视为左膀右臂，不计较他是华朝出身，先生可知是何缘故？”

“愿闻其详。”

“因为，他有他的抱负。”宇文景伦道，“他虽是华朝人，却希望南北统一、民族融合，更希望他的满身艺业能得施展。这样一个治世之才，只要能让他得展所长，必不会让我



失望。”

他回头望了望战船上卓然而立的滕瑞：“我和先生，终还是站在咱们桓国人的立场上去看待南北对峙、逐鹿天下的问题。但滕先生，却已经是站在了整个天下的高度，选择了辅佐我，来实现他的这个抱负。对他而言，心中已没有了桓国与华国的区别。”

易寒叹道：“滕先生志向高远，令人佩服。可是，只怕他想得太过理想。”

“是啊。”宇文景伦也叹道，“先不说能不能拿下华朝，就是我们国内，要不要与华朝进行这一战；是偏安于北域，还是挥鞭南下；南下之后，是以儒学治国还是沿我族世统，都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前路艰难啊！”

易寒点头道：“不说太子权贵们，就是王爷手下这些个将领，多半想的也是攻城略地，抢完财物就跑回桓国，从没想过把打下的土地变成咱们的地盘，目光短浅得很。打下城池之后，如何治理，如何安民，让这些华朝的民众诚心归附我朝，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宇文景伦正为此事烦心，眉头轻蹙：“先生说得是，成郡那边刚有军报过来，咱们留的一万驻军颇有些不守军令，烧了一个村庄，激起了民愤，虽镇压下去了，可死的人太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王爷得想想办法，约束一下才行。咱们若是攻下东莱、河西，战线拉得就有些长，粮草有一部分得就地补给，万一民愤太大，可就有些麻烦。”

“嗯。”宇文景伦转身，向身后一大将道：“传我军令，攻下东莱之后，不得扰民，不得抢掠，不得奸淫烧杀，违令者，杀无赦！”

夜半时分，远处仍隐隐传来战船的号角之声。

宇文景伦银色盔甲外披风氅，扶住腰间宝刀，身形挺直，渊停岳峙。他看着浮桥搭上最后一块木板，飞狼营的高手们也已在对岸执刃守防，便将手一挥。

数千骑高头骏马涌出，马上将士皆腰环甲带，佩带刀剑，稍稍拉开距离，策骑迅速踏过浮桥。

桓国铁骑威名赫赫，夜行军更是极富经验。赤石渡的华军们正全力抵抗正面战船的进攻，震天的战鼓声淹没了铁蹄掩近之声，待那如雪利刃、如星光突现于面前时，已是血流满地、死亡枕藉。

宇文景伦右手反握刀柄，策骑在华营中劈杀横砍，鲜血溅上他的紫色风氅。他闻着空气中这股血腥之气，更感兴奋，宝刀上下翻飞，所过之处，华军莫不喷血倒飞。

易寒早带了上千人马，直冲河滩，一部分人掩护，另一部分人将早已备好的火油泼向华朝的船只，再迅速射出火箭。

郗公卿正在主船头指挥与桓军水船作战，听得身后杀声大盛，起初尚以为仍是郗州与巩安的官兵在内讧，待火光四起，船只被大火吞围，方知形势不妙，这夜刮的恰是南风，火借风势，待他仓皇下令，火势已不可控制。

小丘高处，长风骑副将田策身定如松，冷眼看着河岸的火光直冲霄汉，平静道：“吹

号，撤往河西！”

华朝承熹五年三月十日夜，桓国以水师骑兵并用，攻过涓水河，败东莱水师于赤石渡，同夜攻破东莱城。

东莱统领邢公卿阵亡，东莱、郟州、郁州等地驻军死伤殆尽，长风骑副将田策率残部三万余人退至河西城以北，拼死力守“回雁关”。

三月十二日，大将王朗率四万精兵赶到“回雁关”，和田策残部会合，高筑工事，挖壕筑沟，与桓国宣王宇文景伦所率之十二万大军对峙于“回雁关”。

三月二十三日，王朗因粮草缺乏，中桓国诱攻之计，出关追敌，中伏于红梅溪，王朗阵亡，华朝军士十死其八，“回雁关”失守。

长风骑副将田策率残部三万余人退守河西府以北三十余里处的黛眉岭，死伤惨重，方暂阻桓军南下之势，河西府告急。

黛眉岭战事之艰难，超乎宇文景伦的想象。原本以为攻下雁回关，王朗身死之后，华军将不堪一击，但田策率领的这三万残军竟有着一股哀兵必胜的劲头，将黛眉岭守得如铁桶般坚固。

看着从前方拍下来的伤兵渐多，宇文景伦转向滕瑞道：“长风骑当真不容小看，这田策不过是裴琰手下一员副将，也是这般难缠。”

“王爷，只怕接下来，您得和裴琰直接交手了。”

宇文景伦有些兴奋，望向南方天际：“盼只盼裴琰早日前来，能与他在沙场上一较高下，想来当是生平快事！”

易寒微笑道：“河西府一旦失守，他裴琰就是伤得再重，也是一定要来与王爷相会的。”

宇文景伦正待说话，随从匆匆奔来：“王爷。”

“何事？”

“有一男一女在槐树坡挟持了苻将军，说是要见易堂主。”

易寒有些惊讶，望向宇文景伦。宇文景伦尚未发话，远处一阵骚乱，数百名桓军士兵将三人围在中间。其中一名青年男子手持利刃，架于一名大将颈间，他身边一女子黑纱蒙面，二人挟着那员大将，缓步向主帐走来。

女子转头间看见易寒，迅速掀去面上黑纱。

易寒看得清楚，失声唤道：“霜乔！”

春雨绵绵。京城西郊，魏家庄。

夜深人静，仅余一两户人家屋中透着微弱的烛光，在雨丝中凝起一团光影。

村东魏五家的媳妇将门掩上，上好臼，回头道：“婆婆，您早些歇着吧，明日再做便是。”

魏五婶纳着布鞋，并不抬头：“我再做一阵，你先睡吧，小子们还得你哄着才能睡着。”

媳妇轻应一声，正待转身走向西屋，忽然眼前一花，一个黑影一手拎着一个小男孩从西屋中走了出来。她惊叫声只呼出一半，那黑影已点上她的穴道。听得媳妇的惊呼声，魏五婶猛然抬头，吓得全身哆嗦，半晌方想起来要呼人，却喉间一麻，被那人点住哑穴，发不出声。

黑影冷冷地盯着她，声音寒得让人发抖：“想不想你媳妇和孙子活命？”

魏五婶吓得双目圆睁，本能下将头点得鸡啄米一般。

黑衣蒙面人冷声道：“你随我去一个地方，照顾一个病人，不得离那园子半步，不得多问半句，伺候好了，我自会饶你家人性命，放你一家团聚。”

春雨如丝，下了数日。

崔亮由方书处出来，捧着一叠奏折，小吏撑起油伞，二人经夹道，过宫门，往延晖殿行去。

脚下的麻石道被雨丝沁湿，呈一种青褐色。崔亮望着手中的奏折，有些忧心，待一个白色身影出现在身前数步处，方回过神来。

小吏仓皇行礼：“卫大人。”

卫昭望向崔亮，崔亮缓缓抬头，二人目光相触，崔亮微笑道：“卫大人，恕小人奏折在手，不便行礼。”

卫昭双手拢于袖中，并不说话，目光凝在崔亮面容之上，良久方淡淡道：“崔解元？”

“不敢。”崔亮微微低头。

“听闻崔解元医术颇精，卫某有一事请教。”卫昭话语有些飘浮，小吏忙接过崔亮手中奏折，远远退开。

细雨蒙蒙，崔亮望向如寒星般闪烁的那双凤眼，微笑道：“卫大人请问，崔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卫昭双眸微眯，沉默良久，缓缓开口：“骨裂之症，如何方能迅速痊愈？”

“敢问卫大人，裂在何处？因何而裂？”

“外力所致，肩胛骨处，骨裂约一分半。”

“可曾用药？”

“用过，但好得不快，病人颇感疼痛。”

崔亮思忖半晌，道：“我这儿倒是有个方子，内服外敷，卫大人如信得过崔某，当可一试。”

卫昭自他身边飘然而过，声音清晰传入崔亮耳中：“多谢崔解元，我会派人来取药方。”

卫昭回府直入桃园，见他进来，魏五婶哆嗦了一下，赔笑道：“姑娘刚睡下。”

卫昭冷冷道：“今日还疼得厉害？”

“下午疼得厉害些，吃过公子给的止痛的药，似是好了些，晚上吃得香，和小的说了会儿话，才睡下的。”

卫昭轻“嗯”一声，魏五婶忙退出厨房，不敢再出来。

卫昭在内室门口默立良久，听得室内呼吸之声平稳而细弱，终伸出右手，轻轻推开房门。

屋内并无烛火，黑暗中，他如幽灵般飘至床前，长久凝望着那已有些憔悴的面容，右手微颤。

窗外透入一丝微弱的月光，正照在江慈的左颊。见她眉头轻蹙，面容也没有了往日的桃花扑水，卫昭心中似被什么揪了一下，缓缓坐于床边，慢慢伸手，抚上她的眉间。指下的肌肤如绸缎般光滑，似雪莲般清凉，从未有过的触感让卫昭心头一阵悸动，手指有些颤抖。

江慈动弹了一下，卫昭一惊，猛然收回右手。江慈却只是喃喃地唤了声：“师父！”再无动静。

卫昭长久地坐于黑暗之中，却再也无力去触摸那份清凉。

晨曦微现。见魏五婶端着碗粥进来，江慈右手撑床，坐了起来，笑道：“谢谢五婶。”

魏五婶语带怜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客气？”

江慈将粥碗接过，放于身前，用汤匙勺起瘦肉粥大口吃着，见她吃得甚香，魏五婶暗叹口气，静立一旁。

江慈将空碗递给魏五婶，道：“昨夜睡得有些热，我记得似是踢了被子，倒辛苦五婶又替我盖上。”

魏五婶一愣，犹豫片刻，轻声道：“昨夜，公子一直守在这里，是他替你盖的。”

江慈愣住，心中说不上是何滋味，半晌方轻声道：“他人呢？”

“天蒙亮才走的，留了几服药，说是请了个西边园子里的大夫开的，姑娘定会喜欢喝他开的药。”

江慈细想片刻，大喜道：“快，劳烦五婶，把药煎好，拿来我喝。”

卫昭神色淡然，换过素袍，易五进来，附耳道：“三爷，半个时辰前，有紧急军情入了宫，现在大臣们都入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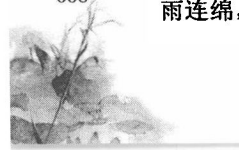
卫昭双手停在胸前，又慢慢系好襟带，道：“可曾看清，是哪边传来的？”

易五面色有些凝重：“北边来的，看得清楚，紫杖上挂了黑色翎羽。”

卫昭沉默片刻，冷冷一笑：“看来，又有大将阵亡了。”

易五有些忧虑：“这桓国的二皇子也太厉害了些。”

卫昭又脱下外袍，坐回椅中，淡淡道：“你先回宫，皇上若是问起，你就说这几日阴雨连绵，我伤口有些疼，就不入宫请安了。”



易五应是，转身离去。卫昭正闭目而憩，管家轻步进来：“主子，有人在府门口，说要送样东西给您。”见卫昭并不睁眼，他靠近轻声道，“说是裴相府中之人，还出示了长风卫的腰牌。”

卫昭猛然睁开双眼，管家将手中狐裘奉于他面前，低声道：“来说，裴相吩咐，将这狐裘送给主子。说这狐裘是他心爱之物，一直珍藏在草庐之中，舍不得用。现听闻主子受伤，颇为担忧，暂时送给主子使用，待他回京之时，再来讨还。”

见魏五婶坐于廊下择菜，江慈斜搭上外衫出来。魏五婶抬头看见，忙起身替她将外衫系好，道：“公子吩咐了，不让姑娘出来走动。”

江慈撇了撇嘴：“又不是腿断了，为什么不能出来走走？躺了这些天，闷死我了。”她在竹凳上坐落，望向木屋旁的桃林，语带惆怅，“今年桃花落得早，要等到明年才有桃花看了。”

“姑娘是身子不好，若是能出去走动，红枫山的桃花现在开得正艳。”

“是吗？”江慈笑道，“五婶家住在红枫山？”

魏五婶不敢细说，将话题岔开去：“吃了公子后来这道药，感觉如何？”

“不疼了，还是崔大哥的方子靠得住。”

“看来为了你快些好起来，公子可花了不少心思。”

江慈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魏五婶也是老成之人，早看出那位煞神公子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不对劲，想起媳妇和孙子性命悬于人手，心念一转，微笑道：“要我说，姑娘也别和公子治气，他对你是放在心尖疼着的。这伤——”

江慈摇头：“我倒不是怪他伤了我，他素来有病，是梦魇中无意伤的，并非有意。我与他的事情，五婶还是不知道的好。”

魏五婶叹道：“姑娘也是个明白人，怎么就看不清公子的心意？他夜夜过来，你若是醒着的，他便在窗外守着，你若是睡着了，他便在床前守着——”

江慈不欲五婶知道得太多，怕她被卫昭灭口，打断她的话：“他哪有那般好心，只不过我还有用，不能死罢了。”

魏五婶只盼说动这位姑娘，让那煞神般的公子心里高兴，放自己回去，犹自絮絮叨叨：“公子虽不多话，但看得出是个体贴人，看这园子，家世自也是一等一。若论相貌，我看，除了那个传言中的什么‘凤凰’卫三郎，只怕世上无人能及。”

听她说到“凤凰”卫三郎时语气有些异样，江慈心中一动，笑道：“我总是听人提起‘凤凰’卫三郎，说他长得姿容无双，不知到底是何人品，总要见见才好。”

魏五婶忙道：“姑娘切莫有这心思，那等肮脏卑贱的小人，莫污了姑娘的眼。”

“他不是当朝权贵吗？怎么是肮脏卑贱的小人了？”江慈讶道。

魏五婶朝地上呸了一口：“什么当朝权贵，还不是皇上跟前的弄臣，以色列君的兔儿爷罢了！”

半晌不见江慈说话，她侧头一看，见江慈有些酸睁，忙伸手拍了一下面颊：“瞧我这张嘴，粗鲁得很，姑娘只当没听过。”

江慈离家出走，在江湖上游荡，时间虽不长，却也曾在市井之中听人骂过“兔儿爷”这个词，虽不明其具体含义，却也知那是世上最下贱的男人，为世人所鄙夷。她心中翻江倒海，望向魏五婶，道：“什么兔儿爷？卫三郎是兔儿爷？！”

魏五婶干笑道：“姑娘还是别问了，说起来怪难堪的。”

“劳烦五婶把话说清楚，我这人，若是好奇心起，又不弄明白了，什么药啊饭的，都吃不下。”

魏五婶无奈，道：“姑娘是清白人，自是不知兔儿爷的意思。卫三郎是变童出身，听说十岁便入了庆德王府，十二岁被庆德王进献给皇上。他生得极美，又极善谄媚，听人说，皇上对他宠爱有加，有五六年都不曾宠幸过其他变童，所以他才能有今日的地位。”

江慈右手紧攥着衣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原来，那个如凤凰般骄傲的男子，那个如天神般的星月教主，那个日夜思念亲人的孤独之人，他竟是——

变童，是月落族的耻辱，为世人所鄙夷。到底，他要做着怎样卑贱下流的事情，又要忍受着怎样的屈辱？



远远看见卫昭入园，魏五婶忙拉了拉江慈的衣襟：“姑娘，公子来了。”说着端起菜篮，躲入厨房之中。

卫昭双手负于身后，宛如流云悠然而近，江慈却只是怔怔坐着。卫昭盯着她看了半晌，语气冰冷：“五婶。”

魏五婶吓得从厨房中钻出来，江慈忙道：“不关五婶的事，是我自己要出来的。”她猛然站起，跑到房中，躺于床上，右手拉上被子，蒙住面容。淡雪梅影的话，月落山的所见所闻，五婶的鄙夷之色，桃林中那静静的夜晚，一时之间涌上心头，竟让她没有勇气掀开被子，再看那张绝美的面容。

卫昭冰冷的声音传来：“出来！”见江慈没有反应，他缓缓道：“五婶，把她拉出来。”

江慈无奈，慢慢掀开被子，却不睁开眼睛：“我要休息了，三爷请出去。”

卫昭衣袖一拂，门砰然关上。江慈一惊，睁开眼睛，见他缓步走向床前，急忙转身向内，却触动肩上痛处，“啊”声惊呼。

卫昭快步上前，将她扶起，见她眸中含泪，语气便缓和了些：“看来崔子明的药也不管用。”

江慈忙道：“药管用，不疼了，多谢三爷费心。”

这是卫昭伤了她之后，第一次见她软语相向，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江慈低垂着头，犹豫半晌，轻声道：“三爷，我的伤好多了，您以后，不用天天来看我。”

卫昭默然不语。

江慈低低道：“三爷，我知道，你是无意中伤的我，我并不怪你。我只是左手动不得，你还是放五婶回去吧。”良久听不到卫昭说话，她终忍不住抬头，却又被那闪亮的眼神惊得偏过头去。

屋内一片令人难受的沉寂，江慈正有些心惊，卫昭开口，语气冰凉淡漠：“我不是来看你，只是送样东西给你。”

江慈强笑道：“这里有吃有喝，倒不缺什么——”话未说完，卫昭已将一件狐裘丢在

她的身前。

江慈低头望着狐裘，半天才认了出来，惊得猛然抬头：“他回京城了？”

卫昭眼睛一眯，瞳孔也有些收缩，眼神却锐利无比，盯着江慈，冷声道：“这狐裘，你认得？”

江慈知己无法否认，只得点了点头：“是，这狐裘，是我在长风山庄时穿过的。”

卫昭一震，却又逐渐平静，唇角慢慢勾起一抹笑容。他俯身拎起狐裘，轻哼一声，又摇了摇头，终笑出声来：“少君啊少君，你让我，怎样说你才好！”

延晖殿内，皇帝冷冷看着殿内诸臣，眼光在董学士身上停了一瞬，又移开去。

董学士似是苍老了许多，双脚也隐隐有些颤抖。太子不忍，上前扶住他的右臂，皇帝叹了口气，道：“给董卿搬张椅子过来。”

太子将董学士扶到椅中坐下，皇帝和声道：“董卿还是不要太过悲伤，王朗为国捐躯，朕自会给他家人封荫的。”

董学士想起嫡妻只有这一个弟弟，想起自己失去了军中最重要左膀右臂，心中难过，竟说不出谢恩的话。

静王知时机已到，上前一步，恭声道：“父皇，现在河西府告急，全靠田策在拼死力守，得赶紧往河西调兵才行。”

大学士殷士林道：“调兵是一招，关键还得有能与宇文景伦抗衡的大将，田策只怕不济事。”

皇帝陷入沉思之中，静王向邵子和使了个眼色，邵子和会意，小心翼翼道：“皇上，不知裴相伤势如何，若是他能出战，统领长风骑，倒可能是桓军的克星。”

殷士林眼神掠过董学士，道：“眼下看来，也只有裴相能挑起这个重担了。”

皇帝右指在龙椅上轻敲，却不发话。王朗身死，高成战败，太子和庄王俱不便说话，殿内陷入一片沉寂。

皇帝似是有些疲倦，靠上椅背，淡淡道：“朕自有主张。”

陶内侍跟在皇帝身后进了暖阁，替他宽去龙袍，见他神色有些不豫，轻声道：“皇上可要进些参汤？”

皇帝心中烦闷，欲待斥责，卫昭轻步进来，挥了挥手，陶内侍退去。

卫昭取过桌上参汤，淡淡一笑，皇帝转过身去。卫昭低叹了一口气，匙羹轻响，竟自顾自地喝上了参汤。

皇帝回过头，卫昭似笑非笑，斜睨着皇帝：“三郎时刻想着能为皇上分忧，只恨这身子尚未大好，看喝上一碗御用的参汤，能不能好得快些。”

皇帝一笑，卫昭便将参碗奉上，皇帝就着喝完，和声道：“还是你贴心，其余的臣子，没一个叫朕放心的。”

“皇上可是为了桓军南侵的事情烦心？”卫昭看了看案上的折子道。